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列傳七

錢俶字文德臨安人也名上字犯 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

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封壺城王

梁唐封為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瓘謚曰文穆王子佐嗣佐

卒以弟侖繼侖為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浙東遂度江襲位

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錫以金印玉冊仍領鎮海鎮東節

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處之 宋興改大元帥自 太

祖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

遣幕吏黃夷簡入貢 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甲練兵

江南徭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錢俶

南之先來朝者 王師討江南以為昇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 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爾俶以其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 詔俶歸國江南平俶與妻子來朝 太祖對於崇德殿待以優禮 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又以俶妻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 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 太祖待俶甚厚自 晉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留俶不遣 太祖曰錢俶在吳越歲修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及俶歸國 太祖以黃絹封文字一複付俶曰候到

國即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俶感泣拜謝至國啓封皆 晉王宰相以下請留俶章也俶上表謝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國歸有司 太宗改封俶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俶以天下既平求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徙國南陽既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薨之日又與父元瓘同人皆異之冊封秦國王謚曰忠懿俶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為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年富貴之盛無與為比七子惟濬惟洽惟渲惟灝惟潛惟演惟濟惟洽官至左驍衛上將軍惟渲維灝俱至團練使惟潛左龍武將軍惟濟保靜軍留後謚曰宣惠

惟濬字巨川 太祖即位以為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 王師征江南惟濬從其父做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 太宗即位加侍中做封淮海國王惟濬徙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又鎮安州封蕭國公做薨有 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汾王謚曰安僖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做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做深器之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為文章拜太僕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為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為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為參知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嫺好而惟演女弟適后戚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既罷相 真宗欲相李迪因問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

位迪上 真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可用也 真宗亦

默然 真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為相則不

可 真宗卒以迪為相拯遂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為

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過遷

曹利用或丁謂乎 真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

用忠赤有功亦宜與平章事 真宗曰諾於是丁謂拜相利用

加同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

真宗崩 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為樞密使 章獻明肅皇后

稱制宰相馮拯以惟演 太后嫺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度

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又徙泰寧惟演

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著名為恨及屢徙鎮鬱鬱

不得志 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留為景靈宮使 章獻崩還

判河南請以 章獻 章懿二后同配食 真宗廟室御史劾
奏惟演擅議 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
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侷於祕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
閣與脩策府元龜凡千篇特 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
初附丁謂力排寇準其後遂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
庭擁髥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
奉藩書事初謚曰文墨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
子暄爲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 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拜
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度使封康國
公
臣稱曰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 太祖世倣遂委質來

朝于時 太宗及羣臣咸欲留倣而取其地 太祖卒遣還國
且語之故烏虜 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 太宗即位倣不
待 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
報乎

高繼冲字贊平其先陝州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
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
初遂據有其地封秦王卒謚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成三年襲
位封南平王卒謚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
謚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 太祖即授以節度
使從誨於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釋然荆南人目之
爲萬事休四年卒子繼冲襲位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
于 朝廷 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

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祕書
監孫光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况 聖宋授命
真主出焉以理諭繼冲令獻三州之地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
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 朝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自季興至繼冲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學術歸
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冲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
贈侍中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
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周廣順初
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
遷馬氏之族於建康以鎬為潭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
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

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真與行逢率
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遣使言狀周太祖即以
言為朗帥進逵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幾進逵害言
太祖以進逵代為節度使行逢領鄂州節度使知潭州顯德中
世宗用兵淮南詔進逵出師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
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
迎行逢為帥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
度使兼侍中於是盡有湖南之地 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
鎮盡心為治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
猜忌左右小有忤意必寘於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
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逢既為帥夫人
不為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

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王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墮畝爲團兵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焉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爲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也行逢死文表果舉兵叛據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之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謂文表已平而王師未回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求救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平是有大造於爾輩何乃反拒王師也保權幼爲左右所制不從命遂討之保權出軍於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于

市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奔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掠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左羽林統軍太平興國九年知并州卒年三十四始太祖既下湖湘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再雄者辰州徭人也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以戰鬪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官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款附遷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以終因附于此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之

仙遊縣唐光啓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爲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潛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既而背命自立國號商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贇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爲羣逆分據指揮使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焉夜擒紹頗殺之立延政從子繼勳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爲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之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爲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

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陽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留從效劫繼勳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效泉州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效死洪進誣其子紹鏐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鑠鑠其門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亟與之即置漢思別館遣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命于朝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乃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太宗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政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列傳八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校及即位為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廷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密使 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李筠反廷祚白 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恃勇輕脫若速舉兵擊之必離上黨來逆戰獸亡其藪魚脫於淵擒之必矣 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京師筠果領兵與王師戰澤州南筠眾大敗如廷祚之言及征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三年為雄武軍節度使改鎮京兆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子元扆

元辰字君華尚 太宗女蔡國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
慶州團練使知鄆州徙河陽改郢州觀察使再知河陽河溢城
將壞元辰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
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真
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知澶州治有聲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
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辰度其必敗潛發兵
護河橋超等果敗虜衆至橋見陣整而遁代還拜武勝軍節度
使出知潞州徙徐州改鎮山南東道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
忠惠始父廷祚厚重寡言齊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千卷至元
辰聚書乃至數萬卷讀左氏春秋尤通內典精筆札臨事莊重
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祿賜
均及親族 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也幼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始事史弘肇
為親吏周太祖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轉供備
庫副使改作坊使 國初李筠叛為南面行營前軍都監大破
筠衆于碾子谷以功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
進還為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趙普為相與
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 太祖頗不悅有鄭伸者崇
矩之客傾險士也乃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開寶五
年罷為鎮國軍節度使入為左衛大將軍 太宗即位授嶺南
都巡檢使改瓊崖儋萬都巡檢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
吾街仗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元靖追封河東郡王崇矩寡
言尚信義史弘肇被禍崇矩方事世宗既貴遇弘肇之孫必優
禮之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以蔭補供奉官遷如京副使崇矩出鎮為牙職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為招安巡檢使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破之于彌年追至資州而均已就擒于富順監以功領獎州刺史知青州又知延州入判右金吾街仗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年七十二繼昌性謹厚鄭伸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假家人憾前事詬逐之繼昌憐之乃與白金百兩時稱其長者繼昌之子昂尚太宗女萬壽公主是謂齊國獻穆天長公主舊制尚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真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

遵昂字公武初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既下降而所居堂輒華有翔鳳者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真宗喜顧待加異常稱其好學為人醞藉喜讀書通浮屠性理

之說居第園池聚名華竒果美石於其中有自千里而至者其費不貲有會賢聞燕二堂北隅有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億卒為制服營其家事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間燕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為人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皆時之賢士大夫端懿官至蔡州觀察使請老以安德軍留後致仕卒謚曰恭敏端愿官至節度使歷鎮武康定國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子評官至成州團練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也初太祖典禁衛嘗召置左右陳橋之還師也昭憲皇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先入問起居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后意乃安國初為軍器庫使知揚州太祖以其有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聞寶

六年拜樞密副使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六年以疾罷為左驍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景襄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列傳九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也父迥以世亂徙其族常山又徙洛陽普性沉厚有大略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奏薦其才世宗用兵淮甸太祖克滁州以普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捕獲為盜者百餘人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濫者請加訊治由是多所全宥太祖益重之時宣祖將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視藥餌朝夕無倦宣祖媿其情與講同家之好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北征普從行夜宿陳橋六軍共議推戴普諭將校曰并寇與犬戎相結點檢奉命征討爾輩甲兵幾何便欲扶策天子點檢一心忠赤通於神明若聞

此事必誅爾輩列校皆不退普即戒諸將勿令縱兵若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澄明入白 太祖時 太祖醉卧帳中欠伸徐起則萬衆環甲露刃諠不可止或以黃袍加 太祖之身扶 太祖上馬擁逼南行既而 太祖受禮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昭義李筠叛 太祖親征以普留守京師普願扈從 太祖曰趙普勝介胄乎許之普因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在此舉矣且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備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擒也 太祖用其策及筠誅普以功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維揚李重進叛 太祖問普攻取之策普曰重進昧武侯之遠圖守薛公之下計不過繕脩孤壘以長淮爲恃也况其內乏資儲外無救援以臣愚見急攻亦取緩守亦取兵法尚速

不如速取之矧 陛下以順討逆何憂哉不踰月遂誅重進時昭憲皇后無恙每與 太祖參決政事猶以書記呼普嘗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 昭憲寢疾普入與顧命昭憲語 太祖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 太祖曰敢不如太后教即令普就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拜樞密使初二叛既平 太祖召普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爲 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及此言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所以不安者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頃之 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 太祖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天子亦

大難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也守信等曰何故 太祖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頓首曰 陛下何謂出此言今天命已定孰敢有異心 太祖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塗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之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舞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於是守信等皆稱疾請解軍職 太祖許之已而 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 太祖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普

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 太祖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者耶普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以副之事無大小皆決於普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輒歸已或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冀恩獎普勸 太祖革其弊方鎮闕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

送京師以備宿衛教習精練 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數
年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五年拜尚書左僕射昭文
館大學士普嘗為某事擇官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用明
日復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復奏之 太祖怒裂其奏擲陞上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 太祖悟乃可其奏後二
臣者果稱職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必曹翰為
之 太祖曰然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 太祖曰以翰
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 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謀矣
太祖嘗夜幸普第立風雪中普惶恐出迎 太祖與普飲于堂
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 太祖以嫂呼之普
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 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
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

矣願聞成筭所嚮 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
所知也 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
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黑誌
之地將無所逃矣 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因謂
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
彬潘美可用其後 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
國悉平兩浙錢俶遣使入貢遺普書及物十篋 太祖幸其第
適見而問之普以實對 太祖曰此必海味也即令啓之皆滿
貯瓜子金也普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 太祖笑曰但收之
無害也被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又江南李煜亦以白金五
萬兩遺普普以白 太祖太祖曰第受之使之勿測也既而煜
遣其弟從善朝于 京師 太祖於常錫外復賜金如所以遺

普者江南君臣駭服 太祖寵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
驤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因求見 太祖語不遜 太祖怒叱
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德驤坐貶商州
又貶靈武普遣親吏市木關隴吏私市大木冒稱普所市以規
利前三司使趙玘以白 太祖 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
何罪溥等奏趙玘誣罔大臣乃出玘為汝州牙校盧多遜在翰
林頻召對攻普之短會德驤之子有隣憤其父流竄乘隙訟堂
吏過悉抵以罪而普由是罷為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方普之
在相位也嘗於視事閣坐屏後設二大甕凡中外表奏普意不
欲行者必投之甕中滿則束緼焚之以是人多怨者 太宗即
位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為相數於 上前毀普
普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結普奏臣

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願備樞軸察姦變 太宗感悟召普謂
之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未幾拜司
徒侍中封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有弭德超者驟
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之謀 太宗疑之彬罷樞府以德超
為樞密副使普見 太宗因謂辨其誣 太宗大悟德超既得
罪而待彬如故自是 太宗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聽斷不明
幾誤大事朕甚自媿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
彬無罪而貽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
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 太宗於是釋然
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雍熙
三年 太宗命曹彬等北伐普上疏切諫曰 陛下出師將以
收復幽薊今戰鬪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 陛

下聰明睿智自剪平太原懷來閩浙混一諸夏遂欲恢復舊疆
曾不思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可不慮哉可不戒哉自古聖
帝明王無不置夷狄於度外 陛下何必留意於斯乎 陛下
興兵北伐驅百萬生靈悉令輦運使之耕桑失時所得者少所
失者多豈 陛下之利耶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
及唐姚元宗說明皇以十事其年代雖遠事則與今無以異也
臣輒具錄奏願賜觀覽臣又聞之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則進
知難則退理貴變通情無拘繫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
此臣之所甚懼也臣濫膺藩寄切見差配自鄧至莫往來四千
餘里典桑賣牛無慮十有六七其間有鬻男女者有棄性命者
陛下豈容不知乎而邪諂之徒進言者曰契丹時逢幼君災異
婁見可以用武以中 陛下之意 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

遂興無名之舉豈不過甚矣哉臣願 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
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
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
而不言區區之忠惟 陛下財察 太宗賜詔褒之移山南東
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會 詔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 太
宗謂宰相曰趙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禮成冊拜太
保兼侍中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翟馬周交通毀時政立朋黨
以求進用普深疾之奏流馬周黜昌言俟莫陳利用以左道得
幸為鄭州團練使驕肆僭侈大為姦利普奏其事 太宗為黜
之商州晉固請誅之 太宗曰豈有萬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
乎普曰此巨蠹也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
太宗悟遣使誅之既又貸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其疾惡彊

直皆此類也以疾求致仕 太宗不得已以為西京留守河
南尹加中書令懇詞數四 詔曰開國勳舊惟卿一人不同
他等無致固詞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別普捧 詔泣涕
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 國家事 太宗嘉納之上章
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
詔賜之又遣使以 璽書賜普曰 皇帝問太師頃以微病懇
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老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
瘳與朕相見今遣使撫問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宜愛精神近
藥石以副朕眷注之意焉薨年七十一 太宗聞訃震悼謂近
臣曰趙普國初元勳事 先帝與朕最為舊故能斷大事盡忠
國家真社稷之臣聞其殂謝悽愴之懷不能已因出涕左右皆
感慟冊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諡曰忠獻 太宗撰神道碑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
鹵簿鼓吹如式舉唐制也至道二年追封韓王咸平二年配享
太祖廟廷普佐 太祖 太宗定天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為
相每 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戶自啓一篋
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
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
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當以身許國私
家之事吾不復與爾等宜自勉勵無重吾過故輔 兩朝出入
三十餘年未嘗為子弟求恩澤者子承宗承煦
承宗字德祖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遷右羽林將軍改大將軍
知潭鄆二州皆有治聲普留守西京以承宗侍行淳化二年來
朝卒于京師年四十一

承煦字景陽普歷河陽武勝山南皆為牙職普未嘗為求官端拱初太宗特命為六宅使普薨拜宮苑使領恩州刺史累遷昭宣使加領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普之子孫至今顯榮不絕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云

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明之臣以左右大業太祖光宅中夏普以謀議居中用能削百年藩鎮之權剋五季僭偽之國撥亂世反之正獨相十年天下廓廓自以無事至太宗寵遇愈隆矣古之人臣有非常之功則人主亦必報之以非常之禮觀二帝所以待普者可謂至矣勲名爛然與宋無極盛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七

列傳十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怒而戢

下所至悅服 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煩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勝子進稱奉救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摠師也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 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

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遂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狐壘譬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溝關我師敗績初諸將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回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四州彬等至涿州以糧運不繼退師雄州以援其彬部下諸將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由是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而失利於岐溝太宗追諸將赴京師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真宗即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視臨問

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
子璨與瑄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 真宗問以優劣對
曰璨不如瑄薨年六十九 真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
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與趙普配享 太祖
廟廷彬仁敬和厚在 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
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
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
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
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
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為請於 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
皆此類也子璨瑒瑄玘玘瑒瑒官至昭宣使玘左藏庫副使
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瑒東上閤門使玘之女即 慈聖光獻皇

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侑傳侑見
外戚傳傳 后之兄也仕至滎州刺史謚曰恭懷

璨字韜光以父任為供奉官彬為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為類已
特鍾愛之征討得與計議 太祖以為宮苑副使 太宗朝為

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
夷狄多變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稍遷亳州團練
使領康州防禦使知定州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
使改鎮彰德轉殿前都指揮使又改保靜武寧忠武在禁衛十
餘年以疾除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
武懿璨習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居家以孝
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
觀察使

瑋字寶臣始彬歷徐鄆節度使皆以為牙內都虞候授供奉官
閣門祇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 太宗問誰可任者是
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彬薨請服喪不
許遷西上閣門使徙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
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於瑋
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
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之
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勝
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
軍遂奔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貪利以誘
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
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于時李繼遷虐用

其衆下多怨者瑋移書蕃部諭以 朝廷撫納之意於是康叔
族內附上言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
循古長城鑿塹以為限又請以兵械及閒田蠲租以給弓箭手
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 朝瑋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旅
拒使人主有西顧之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撲滅疆盛恐難復
制當是時 朝廷欲以恩致德明 其書不報瑋曰德明野心
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飛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
大族來歸附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
納質德明由此遂弱至死不敢闕邊召還知邠州進東上閣門
使領高州刺史再知渭州破章謹族于武延鹹泊川滅撥臧于
平涼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為築堡山外號籠竿城募弓箭手守
之改引進使未幾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宗哥立尊與唃廝囉

謀內寇乃上書求號贊普瑱言不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
朝廷猶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既而立遵令其舅樣丹說蕃部
郭廝敦為鄉導瑱遂以計使廝敦圖樣丹後旬日果携其首至
瑱表廝敦為順州刺史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蕃部
驚擾至是凡前拒王師者皆伏匿瑱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
者數千人廝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弓門至威遠共
置砦十數亭障橋梁相望浚壕僅四百丈既而唃廝囉以十萬
衆入寇瑱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首萬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
萬三千計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踰年又破宗哥將馬波咤叱
于野谷誅叛者鬼留族夷之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
黨通等羌皆破散宗哥首立文法納質內屬唃廝囉逃入磧中
塞垣遂安凡羌酋欲有所為必先令其下謂之立文法焉秦人

請立碑紀功有 詔褒之德明寇慶州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
與戰不利乃拜華州觀察使廊延路環慶等州安撫使委乞骨
咩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天禧四年拜宣徽北院使
鎮國軍留後僉書樞密院事是歲寇準謫道州宰相丁謂惡瑱
不附已指以為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安撫使降左衛大將軍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又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知天雄軍尋
改彰武軍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踰年
知河陽徙帥真定改鎮彰武卒年五十八 贈侍中謚曰武穆治
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瑱好讀書通春秋尤喜左氏為將幾四
十年未嘗敗衄威震西鄙唃廝囉每聞其名即以手加額而東
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有告戍
卒叛入夏州軍吏來告瑱方對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瑱怒叱

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環慶邊人多市屬羌之田致單弱不自給即沒虜中瑄令還之有犯即徙其家于內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瑄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爲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爲一指揮築堡於要處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衆爲市馬塞下諸塹皆以一丈五尺爲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使沿峭絕而已其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序進之不從他軍以其熟虜情與山川之形勢也其所措置如此後皆爲法云

琮字寶章彬領鎮海節制補牙內都指揮使累遷滎州刺史

仁宗納 后除衛州團練使因上言臣家若有一外戚干私恩者願致之法時論稱之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領涇原路兵事遷定國軍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爲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慶歷元年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五十八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曰忠恪琮小心謹畏御軍嚴整既沒家無餘貲惟存兵書邊奏而已孫詩尚魯邠國大長公主潘美字仲詢魏郡人也少儻嘗謂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攻卜之志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周世宗爲開封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徙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稍遷客省使太祖與美素相厚既 受禮命諭 旨中外陝帥袁彥凶悍

太祖慮其為變以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喻以天命彥遂入朝
太祖曰潘美不殺彥而彥朝覲成我志矣 太祖親征李重
進以美為揚州巡檢以功除泰州團練使湖南既下授美潭州
防禦使嶺南劉錡數侵湖湘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為
居民患美率兵平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軍朗州
團練使尹從珂副之進兵克富州又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
拔韶州斬獲凡數萬計錡勢窮蹙乃遣其臣王珪求通好又遣
其左僕射蕭濯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因諭以
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
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使者泣美
即令殿直丹彥衮部送濯等至京師錡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
戰錡眾十三萬依山谷堅壁以待 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諸

將計曰被編竹木為柵若以火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萬
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暮夜萬炬
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錡眾驚擾來犯 王師美麾兵急擊之
錡眾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錡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錡
送京師露布以聞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土
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兼嶺南轉運使
七年征江南以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美因造舟
以濟師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眾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
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 太祖不之省仍號令諸將促
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選精銳數千持炬鼓譟犯我軍壘美
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
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與党進攻晉陽戰于汾上多所擒

獲 太宗即位改南院使 太宗征太原以美將河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三交西北三百里地號固軍最險阻虜人之咽喉也美帥師襲之美巡撫至代州虜萬騎攻近塞美誓衆衝枚大破之封代國公改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州 詔內徙其民虜復至驍將楊素戰没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三等明年復故官知真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曰武惠咸平二年配享 太宗廟廷子惟德官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莊宅使惟吉深州刺史惟熙女即 章懷皇后也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夙仕至光祿卿

臣稱曰曹潘二武惠俱以大將之材慷慨仗義征伐四克勒功帝籍而彬操履忠厚戒誓諸將不妄殺戮得 王師弔伐之體則美有不逮矣天相忠孝子孫多賢武穆治軍整暇羌戎畏服父子俱配食 清廟其最優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八
列傳十一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度使牙內都虞候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位為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改鎮定國太平興國初封梁國公遂留京師卒年五十一贈侍中初太祖禦戎不勤遠略夏州李彝興河西折御勳與朔方之軍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由是邊圉無事朔方之族既徙其後夏州李繼捧亦以其地歸朝繼捧之弟繼遷遂為變而朝廷始旰食云

折德宸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

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辰為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
建府州為永安軍以德辰為節度使 國初破河東沙谷砦斬
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 太祖待遇甚厚遣還鎮破太原軍
數千餘城下擒其將楊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字
世隆德辰鎮府州奏為右職德辰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
知府州稍遷至永安軍留後開寶元年來朝拜泰寧軍節度使
卒年四十贈侍中御勳弟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以為
馬步軍都校御勳徙鎮召為開廐副使知府州 太宗征河東
命御卿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
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禽其將馬延忠遷崇儀使以功擢府
州觀察使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萬騎入寇御卿率兵大敗之
于子河汭自是契丹不敢入寇一日契丹韓德威為李繼遷所

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德威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
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 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
敵安可弃士卒死於軍中分也 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
全耶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留後
惟正歸 朝其弟惟昌繼之惟昌咸平中屢破趙保吉之衆以
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拜興州刺史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
忠知府州官至簡州團練使惟忠卒子繼祖嗣領州事官至解
州防禦使熙寧中卒繼祖子當襲而請授其兄之子克柔克柔
卒而繼祖兄繼閔之子克行襲知府州繼閔官至宮苑使始克
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為援克
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
每出必勝賊畏之元符中太原帥欲城葭蘆以復故地召克行

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廊延帥秦希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虜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廉州刺史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

党進朔州馬邑人也幼事杜重威于大名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周太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稍遷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領利州觀察留後除章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師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征晉陽分置砦於四面命進

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王師進挺身逐業麾下數人隨之業走入城壕援兵至業緣繩入城免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九年又命進帥師征太原進入其竟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出鎮忠武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進摠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挺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太祖自視太祖喜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耶太宗為晉王時嘗命親吏臂鷹雛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類此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奉以給之士大夫或媿焉

曹翰大名人也少為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

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
俟召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
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
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
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及見世宗具言
其事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從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
德州刺史 太祖征蜀以翰為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
詔翰兼轉運使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
彬劉光毅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
知賊欲三鼓復攻城戒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
師還遷蔡州團練使改潁州從征太原會河決翰董其役指日
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以
翰為先鋒使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據城拒命翰率兵
討之凡五月而陷翰怒屠其城無噍類又殺兵八百所奪金帛
以億萬計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 京師因調巨艦百艘
載所得以歸以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從 太宗征太原又從征
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卒掘土得蟬以獻翰謂諸將曰蟬水物
而陸居夫所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技之象其班師乎已
而果然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命攻幽州 詔督役開河
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
旗為斥候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煙火舉赤旗波澤舉黑
旗丘陵舉黃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竟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
濟乃歸鎮翰培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其事
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棄市 太宗貸之削奪官爵

流登州起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召入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謚曰武毅翰陰險多智數貪冒貨賄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也少有大志風姿偉秀 太祖見而奇之

以隸麾下及即位擢至刺史 太宗嗣位進端州團練使 太

宗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 太宗悅以藩邸時金帶

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必不能事晉朝言政出多門故也從征

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 太宗親至其帳撫之北伐班師次

金臺驛軍潰 太宗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

諭眾遂定不戮一人以復命 太宗喜因命翰知定州沿邊諸

軍並受翰節度軍市租儲聽其專用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契丹

于徐河契丹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

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

魁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鎮鎮安帥高陽召還以疾留

京師疾間見 太宗言曰臣不願死於家願馬革裹尸死于邊

太宗壯其言復令赴治所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沉毅有謀所

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云

李懷忠涿州人也事 太祖為牙校累遷富州刺史 太祖征

太原城未下會盛夏 太祖深恤士卒欲班師懷忠言曰賊嬰

城自守度其內無儲侍外無援兵豈足以久抗 王師臣願執

銳先登必取之不然死于賊 太祖壯其言俾攻城中流矢幾

死 太祖嘉之遷富州團練使 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懷忠

乘間言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

重兵在焉 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 晉王亦以為

言 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 晉王扣其指 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 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 太祖不應 晉王出 太祖謂侍臣曰 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 京師 太宗即位改防禦使拜大同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田重進幽州人也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 太祖麾下 太祖受禮遷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刺史 太宗即位為靜難軍節度使雍熙中領兵從飛狐路破虜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等城以功改彰信軍節度使徙鎮成德永興改知延州復還鎮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朴愿不知書 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所賜也重進曰為我謝 晉王我知有 天子爾卒不受 太宗嘉之既即位謂其無私交故始終委遇焉

米信舊字海進本奚族也少以勇悍聞周太祖即位隸護聖軍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 宋興稍遷至林州刺史 太宗即位以為高州團練使領洮州觀察使 太宗征太原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太宗既平太原遂移兵伐契丹師還信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親族多在塞外會兄之子全自朔州挺身來歸 太宗遣全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虜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全方思以身徇國何以親族為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彰化 太宗征幽薊命信

將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卒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千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當死 詔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授彰武軍節度使改鎮橫海信不知書所為暴橫 太宗命何承矩為其副委以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恣為不法 太宗知之召為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以無名被捶撻者甚衆彊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冢墓奴之父老病筮之致死為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 贈橫海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九

列傳十二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寇 宋興以繼筠為棣州團練使關南兵馬都監加防禦使 太宗征太原繼筠奪并人汾河橋又敗其衆于城下擒其將張環石斌以獻開寶三年 太祖親征太原契丹來援繼筠屯石嶺關追奔數十里斬千餘級獲器用甚衆 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并人奪氣以功拜建武軍節度使繼筠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胡人畏其名績其像而拜之卒年五十一 贈侍中繼筠兒童時嬉戲必

分布部伍為行陳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承矩字正則從繼筠討劉崇除開廐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功遷開廐使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除淄州刺史僉書滄州事時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砦西關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築隄潴水以助要害 太祖用其策屬霖潦為患議者多以為非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折之 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荏蒲魚蛤之利而稻 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絕胡寇奔衝之虞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願因而廣之用息外患 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自滄徙雄州契丹萬騎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獲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徙滄州 真宗即位知雄州嘗上疏請和戎為息民之利進英州團

練使知澶州契丹脩好 真宗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拜本州團練使時虜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之禮宜得中庶可也 真宗嘉納久之徙齊州卒年六十一 贈相州防禦使緣邊及涿易州軍民間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世為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游者必賢士大夫 太宗嘗內侍齋 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寵之初除團練使 真宗謂宰相曰承矩知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去雄州請以李允則自代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民有告機事必與歎語無所猜忌故虜中動息無不逆知其後虜使者言虜中畏服其名云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屠城略地功為多隲

州關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
盛暑謙溥服絺絺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
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縋城銜枚薄賊營破之逐北數十
里斬首千餘級為澶州巡檢改丹州刺史建隆初移慈州久之
謙溥與孫延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略地謙溥為畫出入進
退策衆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整衆為
備諸將亦不應果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
遂却復移隰州刺史築保安平等砦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
招收將劉進勇氣絕人屢以少挫衆并人患之潛為蠟彈書以
間進佯遺道中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詔謙溥械進闕下
謙溥言并人欲我殺之也臣願以血屬保其無它奏至 太祖
為釋進賜金帛開寶中召為濟州團練使會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還益隰州其後以疾至 京師卒年六十二謙溥慷慨重然
諾所賜甚厚皆分遺將士故為其所用者莫不盡力子允則允
正允正官至河州團練使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牙內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
少以才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靜戎軍權場以允則領之自
是屢奉使諸路知潭滄雄鎮潞州而雄嘗再莅焉湖南民歲輸
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出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始戶給
一牛歲輸米四斛牛斃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
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下令給諸軍芻
皆輸粟藁由是山田遂無遺地潭州舊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蠻
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奏罷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
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幾北寇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

之又以水伐砲壘成深泥虜兵遂解 真宗召而語之曰頃有
言卿擾民者及寇至始見其利也王超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勸
使哀經向師而哭以解衆忿仍趣整師以進 真宗聞而降
詔褒勵之雄州榷場禁通異貨邏者以珉玉帶及婦人首飾交
易者允則縱之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
關置州民居唯結茅允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為瓦甍矣又
合外舊甕城與大城為一始創門城焉濬濠起月隄環以溝塹
增廣閭承翰所脩屯田架橋引水作梁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舊城樓可望十里以為斥候
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為命毀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
望踰三十里將為門城也先建東嶽祠自以黃金百兩為供器
導以鼓吹民間競以金銀器獻久之密徹去而捕盜移文北界

因以護祠為言興板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張燈
允則結綵為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謀知虜人欲觀燈乃率同僚
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傳舍劇語而罷密
使縱所乘騾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聞為虜主所誅矣嘗
宴賓而甲仗庫火終宴不救 真宗問其故對曰兵械警火甚
嚴當宴而燔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它窺測也
真宗善之雄州謀者嘗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
炉允則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耳先期至則携之入
榷場使茶酒班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
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
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允則為長吏或於市中下馬過
富民家入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

契丹幾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及者景德以後國信往還儀制所及費用皆其所裁定智識開敏處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游觀亭傳莫不有所寓也允則官至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羣兒戲必為行陳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鎮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即位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為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內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即位仁瑀從太祖北伐宋興以佐命功遷貴州刺史為鐵騎右廂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

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岳州漢州初詔仁瑀領荆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朝廷將平蜀又以仁瑀領川峽諸郡亦皆蕩平薛居正知貢舉仁瑀以貢士屬之為御史所劾又坐與后族忿爭出為密州防禦使太祖征太原命仁瑀巡邊敵聞其威名不敢出遷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橫恣身非過失也豈可以已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移知遼州後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擊虜於盧龍北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觀察使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也始事鄴帥范延先不為其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雖知之而不甚親也會周世宗鎮澶淵漢超遂委

質焉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遷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
以功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
彊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
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
今復尔耶曰否 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
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
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
何不以此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齊棣鹽海之利數倍它郡
何繼筠在棣漢超在齊皆得用以養士而 朝廷不計其所費
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政齊人愛之嘗詣闕求立碑 太祖命率
更令徐鉉為文以賜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齊州明年
卒于屯所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漢超善撫士卒與之絕甘分

少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子守恩官至隴州刺史部留粟旱海為
賊所邀死之

郭進深州博野人也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人家傭作有膂力
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至晉陽

漢高祖留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虜敗走以功除
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洛州因定河
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翦除吏民願紀其
事命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
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請立
碑紀其事改洛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碑 詔左拾遺
鄭起為文以賜進嘗植柳種荷芟徧城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
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太祖將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

巡檢以備并寇嘗領兵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征太原以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
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始進在西山 太祖每遣戍西山
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
陰通太原將有異志者 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
臣不勝忿怒故誣之耳 太祖命執以與進令自誅進釋不問
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也軍校往
死戰果立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 太祖不可曰汝誣我忠良
此纔贖汝死尔進曰若然則今後臣不復使人矣 太祖於是
命以一官 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以筭瓦有司言舊制
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筭瓦 太祖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
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

判邢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得其女撫養如已子
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進善聽訟能以鈎距得其情御衆
有方略軍政嚴肅前後二十年不易西山巡檢之任 太宗征
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契丹來援進擊敗之并人喪氣時田欽祚
護石嶺軍恣為姦利以他事侵進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死年
五十八贈安國軍節度使

姚內斌盧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 太祖將
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國
初從平李筠改刺虢州 太祖以西鄙為憂以內斌為慶州刺
史戎不敢犯塞虢內斌為虎蓋畏其勇也在慶州積十餘年卒
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也父宗本事幽帥趙延壽為延壽所惡遂奉家

奔太原漢高祖得之以宗本為隨州刺史遵誨補牙校有方略
善御夷狄周世宗時從韓通討秦鳳擒蜀招討使王鸞攻淮南
下合肥又從韓通平雄霸二州以功至驍武指揮使太祖以
西戎近邊使守通遠軍凡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制軍事
初太祖以其母在契丹也令人賂邊民使迎其母送於遵誨
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
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委以方面不此
嫌也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召補供奉官不辭而去世
宗怒不復用宋興始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
使太祖駐常山以為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常中流
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威名震北虜故

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云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也後唐平蜀徙家洛陽周顯德末為散員
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時韓通為侍
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在殿閣聞變皇懼而歸彥昇遇通於路策
馬逐之通馳入其第門未及闔為彥昇所害太祖聞通死大
怒乃出彥昇為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禦使彥昇殘忍在原
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大嚼沃以
卮酒前後所啗數百人並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警卒年

五十八

臣稱曰太祖削五代之亂創萬世之業制兵有謀御將有術
討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界何繼筠以滄景賀
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馬仁瑀以瀛州俾控北虜授姚內

弒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俾禦西寇
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每
之坐賜予優厚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惟何繼筠授
示以懋功之典其他所居之官不過巡檢使之名而所
亦不過五千人而任之久乃至二十年少亦不減十餘年
以夷狄畏服邊鄙無事由制兵御將得其道也

東都事略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

列傳十三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十歲誦
書數十萬言及長該洽經史以文詞 唐尹張憲憲即以為府
推官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時明宗起自鄴兵奕于魏昭
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
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
以昭能成憲之節仕唐為中書舍人晉時用桑維翰薦為翰林
學士漢初為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
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周
廣順初拜戶部尚書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竒取俊有自布衣
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決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

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為鑒朱柳為戒則善矣恭帝即位封舒國公 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為郊祀圖簿使禮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老致仕嶺南平 太祖遣使就問獻俘之禮昭卧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卒年七十九昭在晉日與呂琦崔暉集唐義寧終天祐末史書二百卷又撰漢六廟謚策樂章所脩有唐莊宗實錄及功臣傳周太祖實錄續唐隱帝漢隱帝實錄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而更為陶遂不復其舊父渙仕至夷州刺史為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

才起家為校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為集賢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遼策為臣不易論皆以脩德來遠為意惟穀與王朴實儀楊昭儉以江淮即當用師取之世宗嘉之 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乾德初郊法物制度多穀所定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 太祖將受禮未有禮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甚薄之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為學士未至穀譖之以為顧望而遂代其任世宗謂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園事而上交被黜 國初附宰相趙普以排竇儀皆為世論所不與穀亦嘗自言頭骨當弭貂冠蓋

有意大用也人咸笑之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侑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為侍衛軍帥以儀為記室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為右補闕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須不即辦世宗將欲深罪之范質力為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為西京留守累官至兵部侍郎 宋興遷工部尚書 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即日再入翰林為奉直學士范質等三相罷越三日命趙普為相 制既下 太祖問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書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以

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大和九年甘露事後數日无宰相當時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刑部尚書王源中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書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第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太祖曰儀言是命

太宗書敕以賜普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无所據 朝廷以儀之議為是趙普為相人有毀之者 太祖問儀普所為如何儀曰不知退而謂人曰我必不大用然亦不之朱崖及詢盧多遜多遜乘間攻其短其後普既罷相多遜遂預政及普再相多遜果有朱崖之貶云儀卒年五十一贈右僕射初 太祖之克滁州也世宗遣儀籍府庫後數日 太祖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當城下之初雖

傾藏取之无妨也今既籍在官非有詔不可得也 太祖以是
重之後欲用為相未及用而卒 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
我寶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至起居郎僖至左補闕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舉進士為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任漢
為史館脩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請令有
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為政之本莫
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
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
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
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
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
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

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
中有負无職者太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
舊官登叙攷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
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給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
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
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
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无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
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
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
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无不
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尤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
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衆

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浮馘之災此
民息轉輸之困矣多見聽納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
為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暎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
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
通正義備過冗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水之行紀
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
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又昏不明若雨數至水不潤下乃政
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
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天豈虛生世宗
甚善之拜翰林學士 國初就轉禮部侍郎當是時祠祀樂章
宗廟謚號多儼撰定卒年四十二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歷數盧
多遜楊徽之為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

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果然

儼字日彰舉進士為單州判官 國初由歸德軍節度判官拜

右補闕知宋州 太宗領開封尹以儼為判官賈琰為推官一

日 太宗燕射儼琰與而琰贊美過甚儼叱之曰賈氏子導諛

豈不自媿坐上皆失色因罷宴 太宗白 太祖黜為彰義軍

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幸大名召至行在拜比部郎

中時方議北征儼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

大夫七年拜參知政事入謝 太宗曰汝何由至此儼曰 陛

下不忘藩邸之舊 太宗曰非也乃獎汝面折賈琰身未幾卒

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明日 太宗燕羣臣以儼喪故罷儼嘗

與丁顥同幕顥子謂尚幼儼見之曰此子後必以文致遠即以

其子妻之謂果至宰相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也蓋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世
為名家父岳後唐太常卿五代史有傳溫叟七歲善屬文工楷
隸岳嘗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不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
得與老夫偕為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曰溫叟始以父任補四
門助教仕唐為右拾遺監察御史右補闕仕晉為翰林學士契
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
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
不黜仕漢為史館脩撰顯德中坐知貢舉為人所譖世宗怒於十
六人中黜去十二人由是左遷太子詹事建隆初拜御史中丞
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
入奏按故事非肆大青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
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

太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卒年六十四溫叟性
重厚有禮法事親孝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父名岳終身不聽
樂客有犯其諱者溫叟慟哭而起遂與客絕楊徽之范杲皆溫叟
所薦引也 太宗為晉王時屢與 太祖言其清節云子燁

燁字耀卿舉進士嘗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 詔置諫官
御史十二負燁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為右正言時王晦叔治
蜀以法御下有謗之者 真宗問曰凌策王晦叔治蜀孰優燁
曰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晦叔值歲小歉慮民為
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地則皆然 真宗是之時歲荐饑河復
決東郡燁上言歲數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
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免以塞羣望不報京師傳有靈
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燁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詭

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國事也燁以外官
有勸農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蓋考課弗明吏職廢弛
寢以及此昔台信臣守南陽開田三萬頃此實效也今守宰居
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宜申明考課法一切為殿最
以督之又請禁民之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又請重臧吏之
制累赦弗原又請近臣對見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倖進又以
薦士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 國家景德後分部置使總按
刑獄燁以為郡守皆 朝廷之臣轉運使已專刺奪之職復置
使按刑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燁請蠲
兩河賦以寬民力又建言請黜章句篆刻之技崇尚李術復聘
士之禮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換侍御史知雜事
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天聖中知開封府遷龍圖閣

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止也始太祖即位禮官以為舜郊
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帝之太公光武
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
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
禮儀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
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積官至工部尚書卒
年七十三贈右僕射執官至知制誥翰林學士五代史有傳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也父徹左拾遺祐少篤志詞彖性倜儻
而俊以書見秦維翰維翰奇之鄴帥杜重威辟為觀察支使祐
常諭重威使無反漢重威竟反祐坐責遼州司戶參軍任周歷
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即位擢拜監察御史出知光州遷殿中
侍御史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祖征太原召祐謂曰上黨要

地也汝當控制之遂知潞州及班師復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 太祖以祐代之俾令察彥卿動靜又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 陛下以為戒而彥卿由是以免故世稱祐有陰德俄用兵嶺南徙知襄州移潭州召還知吏部選事初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唐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多遜不悅至是多遜參知政事乃默為鎮國軍司馬 太宗即位知河中府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拜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子旦自有傳

